

让孩子迎着光“绽放”

——全州县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工作观察

□本报记者 黄敏

在桂林市全州县，曾经有这样一群孩子：他们的父母或远在他乡务工，或因疾病、意外而缺失监护；他们中有人曾沉迷手机而不去学校，有人曾因对未来迷茫而失去信心。

日前记者走进全州，看到了这样一番景象：这些曾经内向的孩子成了小红星艺术团的“C位”主唱，曾经厌学的少年成了班长，曾经不敢与人交流的女孩开始主动给帮助她的社工阿姨发微信……

变化背后，是全州县在民政部、自治区民政厅大力支持和市民政局统筹指导下，对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作不断探索取得的成果，也为全市提供了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。

主动作为：

从“人找政策”到“政策找人”

根据民政系统相关数据，全州县目前有孤儿54人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250人，残疾儿童819人，家庭经济困难儿童8423人，流动儿童1796人，留守儿童6323人。

如何让这些孩子不仅“有人管”，还能“管得好”？

“核心在于精准识别和主动发现。”全州县民政局党组书记、局长邓丽君告诉记者，过去困境儿童保障往往是被动的——孩子遇到困难了，自己或家人来申请，政策才能跟上，“现在我们变‘人找政策’为‘政策找人’。”

这个转变的背后，是一套覆盖县、乡、村三级的实体服务阵地：1个县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、18个乡镇（镇）未成年人保护站、286个村（社区）“儿童主任”、208个“儿童之家”。在乡镇层面推行“儿童督导员+驻站社工”模式，每个未成年人保护站配备2名专职社工，负责入户排查、个案跟进；在村级层面，“儿童主任”全覆盖，成为困境儿童的第一发现人和守护者。

全州镇和平社区“儿童主任”唐琼，就是这“第一道防线”上的一员。她向记者讲述了女孩小雨（化名）的故事。

小雨的父亲患有精神二级残疾，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，小雨一直跟着奶奶生活。2024年奶奶去世后，母亲把她接到广东，却因各种原因导致她辍学两年。2025年，14岁的小雨与母亲发生冲突，独自一人回到全州。

“她回来的时候，监护处于真空状态。”唐琼回忆，当时小雨的情绪极度低落，手臂上甚至还有自我伤害留下的痕迹，“她觉得全世界都不要她了。”

唐琼第一时间向上级反映，民政、妇联、社工、法院等部门联动起来，帮小雨重新申请城市低保，协调学校让她进入技校学烹饪，联系爱心企业家设立专项帮扶金，甚至帮她租了房子解决住宿问题。

如今，小雨是全州县某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烹饪班的学生，并担任班长。记者见到她时，她的脸上带着笑意。她说，去年冬天特别冷的时候，社工阿姨主动给她送衣服，让她温暖过冬。“在我最无助的时候，这么多人帮助我，我很感动。”

从发现到介入，全州县用一套“制度设计—执行监督—效果评估—持续改进”的闭环管理体系，让“政策找人”成为现实。

据了解，2025年，全州县发放孤儿补贴73.79万元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补贴388.69万元，同步落实助学金27.1万元。更重要的是，通过科学的风险评估模型，全县精准识别出高风险儿童72名、中高风险儿童761名，跟进个案484例，已结案425例。

呵护心灵：

从“物质保障”到“精神赋能”

“保基本”解决的是生存问题，“促发展”回答的则是成长命题。

如何让困境儿童拥有健康的心灵、健全的人格和光明的未来？全州县给出的答案藏在小红星艺术团的故事里。

11岁的小霖（化名）是全州县才湾镇天湖小学五年级的一名学生，父母在广东打工，她和姐姐跟着奶奶生活。一年前，她还是个内向的孩子，放学后常常去路边采野花，鲜与同学交流。

转折发生在她加入小红星艺术团之后。

小红星艺术团是全州县深挖湘江战役红色资源、融合困境儿童关爱服务组建的公益艺术团体，目前有104名成员，分为合唱、朗诵、讲解员3支队伍。

社工蒋群群在入户走访时发现了腼腆的小霖，便邀请她参加艺术团活动。小霖说：“一开始我不敢上台，怕做不好。但是小蒋姐姐一直在鼓励我，让我觉得特别安心和温暖。”

如今，小霖不仅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，还交到更多朋友。

据邓丽君介绍，依托湘江战役红色资源，截至目前，县里已开展红色主题教育27场、传统文化教育20场、红色研学1场，覆盖2179人次。“很多原本内向、自卑的孩子，通过这些活动变得敢于表达、乐于交流。”

与精神素养提升同样重要的，是心理健康问题的早期发现和干预。

“现在的孩子心理问题呈现低龄化、隐蔽化、复合化趋势。”全州县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心理咨询师李艳告诉记者，她所在的项目组负责全县中小学生学习心理筛查及心理健康教育，在具体实践中创新探索出“AI初筛+专业核诊”的工作路径。

具体怎么做？李艳介绍，孩子们通过手机与AI进行对话，AI在聊天中自然地完成心理风险的初步筛查。“它会问一些很自然的问题，孩子在放松的状态下更容易打开心扉。”AI后台生成分析报告后，专业咨询师再对中高风险个案进行二次评估和干预，以此为基础开展后续的心理疏导或个案跟进。

去年，石塘镇大清塘小学五年级男孩小虎（化名）通过AI筛查引起了项目组的关注。筛查结果显示，这个孩子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风险。李艳在跟进时了解到，小虎曾写过一封皱巴巴的信，信里表达了对同班同学的羡慕，甚至流露出极端的念头。

发现问题后，李艳没有直接找小虎谈话，而是以做调查的方式跟他聊天，慢慢了解他的家庭状况。原来，小虎是家中长子，下面有两个年幼的弟弟，父母经常吵架，他渴望得到关注却常被忽视。

针对小虎的情况，李艳没有只做孩子的工作，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家庭支持上。“我们指导他的妈妈调整家庭沟通方式，创造‘珍珠时间’——哪怕每天接送路上，也要给孩子一对一的陪伴。”李艳说。今年新学期开学，小虎的老师反馈“他现在变得开朗了”。

数据显示，全州县目前已累计完成心理精准筛查2600人次，识别干预中高风险个案10例，在全县中小学校开展心理健康讲座20场，覆盖5000余名学生，培训510名中小学心理教师，构筑起“学生+教师”双向防护网。

汇聚合力：

从“政府主导”到“多元协同”

困境儿童关爱服务，不能只靠政府单打独斗。全州县的探索正在撬动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。

唐娟娟是全州县绍水镇绍兰村党支部书记，也是两个困境孩子的“爱心妈妈”。“我在做村干部之前是社工，走访低保户时发现很多留守儿童‘精神匮乏’。”唐娟娟说，去年在政府号召和组织下，她主动报名加入了“爱心家长”队伍，帮扶了隔壁村的两个孩子。

她结对帮扶的第一个孩子是六年级女孩，父亲服刑、母亲离开，跟着体弱多病的爷爷奶奶生活，女孩一度因为他人不经意的话语而动了生活的信心。唐娟娟一次次跟她聊天，开导、鼓励她不要被别人的话影响，慢慢地，女孩变得自信开朗起来。另一名帮扶对象也通过唐娟娟的定期探访和陪伴，逐渐敞开了心扉。“看着孩子们一点一点变化，我觉得一切都值得。”唐娟娟说。

目前，全州县像唐娟娟这样的爱心家长有103人，组建了志愿服务队18支，完成上门探访2.3万

余人次，提供亲情陪伴服务4800多小时，实现儿童微心愿117个。

不仅如此，在全州，专业社工机构也在持续赋能。在才湾镇天湖社区儿童友好观测点，社工们以“儿童议事会”为平台，引导孩子们自主参与社区事务讨论、服务设计与活动开展。孩子们化身“社区小主人”，亲手制作安全标识、参与社区装饰，在实践中表达心声、施展创意。一位驻点社工告诉记者，这种参与式活动不仅让孩子们找到了归属感，也让他们在“被看见”中慢慢建立起自信。

与此同时，高校“智囊团”也为基层服务注入了专业力量。据了解，目前全州县与山东大学、广西师范大学签约合作，启动了关爱服务标准化建设项目，专家团队深入4个试点乡镇调研梳理短板，共建社会工作实践教学基地。

“政府保基本、社会做增量”这个格局正在全州形成。2025年，全县链接社会组织、爱心企业资源价值69.8万元，开展结对帮扶、关爱慰问等活动。其中，2025年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吸引了100名“爱心妈妈”与困境儿童结对。

展望未来：

从“试点探索”到“更多可能”

“桂林市民政局以‘暖心民政’为抓手，全力构建兜底保障精准化、服务阵地标准化、关爱模式多元化的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。”桂林市民政局党组书记、局长黄小桂接受采访时表示，全州县作为全国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，在民政部、自治区民政厅大力支持下，投入福彩公益金1157万元，聚焦基层阵地升级与专业服务，探索形成红色研学、数字赋能、部门联动、社区共建、爱心结对等特色模式，重点服务农村、偏远山区、民族地区的留守、困境儿童。“全州县的试点经验为全市提供了可复制、可推广的样本。”

即便成效显著，但挑战依然存在。唐娟娟坦言，小雨虽然生活上正轨，但内心创伤的修复需要时间。李艳也观察到，农村留守儿童与父母情感连接薄弱，到了青春期父母缺乏有效引导力。“我们不能光给孩子做辅导，家庭氛围不改变，效果有限。”李艳说。

而这也是全州县下一步发力的方向——深化“六有”目标，扩大“AI+心理筛查”覆盖面，丰富小红星艺术团活动形式，推动“儿童之家”全覆盖，把“医康教结合”模式延伸到更多特殊儿童群体。

从“保基本”到“促发展”，全州的探索仍在继续。正如邓丽君所说：“我们的目标是，不仅让全州的困境儿童受益，更要让‘全州经验’成为儿童福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样板，让更多困境儿童感受到关爱与温暖。”

采访结束时，小霖笑着告诉记者：“我现在很快乐，有很多朋友，也学会了帮助别人。”看着眼前这个曾经内向的孩子如今笑容灿烂，记者真切感受到，全州县的探索正在让越来越多的困境儿童走出阴霾。窗外，阳光正好。那些曾经躲在角落里的孩子，正迎着光，一点一点地“绽放”。



▲全州县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“儿童主任”（左）与社工一起核实儿童信息。（桂林市民政局供图）



▲社工正在给孩子辅导作业。（桂林市民政局供图）



▼全州县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心理咨询室的布置。记者黄敏 摄

▼孩子们在全州县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心理专家的指导下，参与心理教育活动。（桂林市民政局供图）

